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### 第四十一回 韓節婦全操殉母 惠秀才虧心負兒

卻說惠養民因滑玉誑去束金，雖說是內人所為，畢竟起初商量入私時，此一念原對不得天地。到如今銀子被人哄去，而自己胞兄仍是一團真心誠意，自己的人鬼關如何打得過去？所以只是推托感冒，睡在牀上不好起來。到了次日早晨，自己牽出馬來，扣上鞍韉，不通哥嫂知道，早進城來。到了自己住院，下的馬來。叫聲兩儀，兩儀出來將馬接住，送與宋祿。惠養民進的住房，掇過椅子坐下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

滑氏此時尚未梳洗，抱著四象方去廚下看火。見了丈夫這個模樣，心中便有些疑影，因問道：「你是怎的呢？」惠民歎了一口氣，只是不答。滑氏一定追問，惠養民道：「你的好兄弟！」

滑氏道：「也就不賴。誰不知道俺兄弟是個能人，是個好光棍兒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要是不能，怎能現今把老婆也光棍的賣了。」滑氏道：「我就不信。他姘子上好的人材，又是好手段，他舅也必捨不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老婆若拙若丑，他先就不敢大賭。況且有他姐這一注子肥財。」因把在滑家村，滑九鼻怎的說滑玉在正陽關拉緯撈船，盜賣髮妻，東縣來關的緣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這滑氏不聽則已，一聽此言，抱著四象兒，坐在院裡一塊捶布石上，面仰天，手拍地，口中殺人賊長，殺人賊復，促壽、短命，坑人、害人，一句一句兒數著，號咷大哭起來。惠養民怕人聽見，急勸道：「銀子能值幾何，看人家聽的笑話。不惟笑我不能齊家，還笑你心裡沒主意，被兄弟哄了。」滑氏那裡肯住，惠養民連忙扯進屋去。只聽鄧祥在院門口說道：「南馬道張爺、龔學巷程爺，別的不認得，請師爺作速去說一句要緊的話哩。」

看官試想，程嵩淑這幾位來，與惠養民有何商量？原來祥符縣出了一宗彝倫馨香的事體，夾敘一番。

原是西南甜漿巷，有婆媳二人孀居。婆婆錢氏，二目雙瞽，有六十四五年紀。媳韓氏，二十五歲守寡，並無兒女。單單一個少年孀婦，奉事一個瞽目婆婆，每日織布紡棉，以供菽水。

也有幾家說續弦的話，韓氏堅執不從，後來人也止了念頭。這韓氏晝操井臼，夜勤紡績，隔一日定買些腥葷兒與婆婆解解淡素。人順口都叫韓寡婦家。這七年之中，鄰家婦女實在也稀見面，不但韓氏笑容不曾見過，韓氏的感容也不曾見過。

本年本月初十日，婆婆錢氏病故，韓氏大哭一場。央及鄰捨去木匠鋪買了一口棺材，不要價錢多的，只一千七百大錢。

乃是韓氏賣布三匹買的。抬到院裡，韓氏一見，說道：「我只說一千多錢買的棺材，也還像個樣兒，誰知這樣不堪，如何盛殮得我的婆婆？有煩鄰親，再買一口好的來。」鄰人都說道：「韓大姐錯了。若是看上眼的壽木，盡少得五、六兩銀子。韓大姐，你的孝心俺們是知道的，只是拿不出錢來。」韓氏道：「我殯葬婆婆，是我替俺家男人行一輩子的大事，我不心疼錢。

況且這織布機子，紡花車兒，一個箱子，一張抽門桌，七湊八湊，賣了也值兩千多錢，我還有幾匹布哩。我心事一定，老叔們不必作難。我再給老叔們磕頭。」說著，早已磕下頭去，哭哭起來。這兩三個老鄰翁，急急說道：「韓大姐請起，俺去替你辦去。」

一路起身，又向木匠鋪子來。路上，一個說道：「你看韓大姐，如今說把機子、紡車、桌子、箱子盡賣了，打發壽木銀子，真正是賢孝無比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或者韓大姐，一向是要把婆婆奉事到老，今日黃金入櫃，他的事完，各人自尋投向，也是不敢定的。」一個說道：「這孩子也算好，真正把婆婆送入了土，就各人尋個投向，也算這孩子把難事辦完，苦也受足了。難說跟前沒個兒花女花，熬什麼呢？只是咱們鄰居一場，將來大家照看，尋個同年等輩，休叫韓大姐跳了火坑。」一路說著早到了木匠鋪，又說了五千六百錢的一具壽木，鄰居小後生們，又抬進來。這些稜刷鋪墊，不必細述。

傍晚，央了幾個鄰婦，將錢氏殮訖。韓氏大哭一場，這幾個鄰婦眼裡也陪了許多傷心淚。到了次日覓土工開抬槨棺，共是一千大錢。到了第三日，一起兒土工來抬棺木，韓氏獨自一個，白布衣衫，拄柶杖，跟著送殯。合街看者，個個拭淚，抬不起頭來。這三個鄰家婆兒，是央過到墳上做伴的，同坐一輛車緊跟著。出的東門，到了墳上，合葬於先人之塋。韓氏點了一把紙鏢兒，跪在墓前，哭了一聲道：「我那受屈的娘呀——」

第二句就哭不上來了。鄰婦攙起定省一會，又點一把紙鏢兒在丈夫墓前，哭道：「你在墓裡聽著，咱的事完了一一」哭的又爬不起來。三個鄰婦再三苦勸，拉住起來，同坐車而回。

到家，即把那幾位鄰翁請來家中，磕頭謝過。因同鄰嫗在牀腿下起了一個磚兒，蓋著一罐子錢，向幾位鄰翁說道：「這是我幾年賣布零碎積的錢，原就防備婆婆去世了，急切沒錢買辦棺木，遮不住身子。因此我婆婆在世日，就受了多少淡泊。

老叔們替我數一數，看夠壽木錢不夠？」這幾個老翁口中不住的說：「好孝道的媳婦。」把錢數了一數，共是七串有零。即將五串六百給鄰翁，送至木匠鋪。這三位鄰嫗也各自回家過午，打算此後晚夕，輪流來與韓氏作伴。誰知吃飯回來，韓氏早已自縊，雙目俱瞑。

這一聲傳出，把一個省會都驚動了。有聽說嗟歎稱奇的，有聽說含淚代痛的。管街的保正稟了本縣程公。這程公進士出身，接著荊公下首，即喚管街保正問個詳細，傳了外班衙役，坐轎便上甜漿巷來。方入巷口，只覺得異香撲鼻，程公心中大加駭異。到了門口，下的轎來躬身進院，只見韓氏面色如生，笑容可掬，歎了一聲道：「真正是從容就義。可感！可敬！」

因問道：「這巷內有什麼花木麼？」保正稟道：「巷內俱是小戶人家，並沒有栽種花草的。」程公道：「再不然有藥鋪。」保正道：「也沒有藥鋪。」程公細嗅，較之入巷時更覺芬馥，點頭暗道：「是了。」又見門內放一口薄皮棺木，因問道：「這具棺木何用？」幾個鄰翁把前事述了一遍。程公道：「這是節婦自備藏身之具，你們彼時不能知曉節婦深心。但這棺木，如何殮得國家大賢？叫管街保正來。」保正跪下，程公道：「你協同節婦鄰人，盡著城中舖子看棺木，不拘三十兩五十兩，明日早堂同木匠遞領伏領價。」管街保正磕頭道：「是。」又吩咐道：「你明日就在這門口搭上彩棚，桌凳、香案俱備。第三日，本縣親來致祭。如誤乾咎。」管街保正又磕頭道：「是。」又吩咐三個鄰人道：「卸屍人殮，你幾個酌奪四個女人辦理，淺房窄屋，不許閒人窺看。本縣致祭之後，你們領收殮的女人討賞。」

吩咐已畢，程公上轎而去。回署即發名帖知會兩學、丞簿、典史，至日同往致祭。祭畢約合學詣明倫堂議事。

學師見了堂翁名帖，發帖安頓相禮。並叫胡門斗遍約在城生員，至日俱集明倫堂候縣尊台諭。

及至到致祭之日，程公先差禮房擺列豬羊花供香燭。省城這日直是轟動了天地，男女老少，人山人海，把一個甜漿巷實填起來。各家房脊牆頭，人俱滿了。天意佑善，又是清明得緊。

程公到巷口，哪裡還坐得轎，只得下的轎來，步行前來。眾人閃開個人縫兒，程公過去。到了棚下，兩位學師，四個禮相接住。程公行了三鞠躬禮，讀了二通祝文。兩位學師、丞簿、典史隨著行禮。禮畢，程公坐在棚下，說道：「官不拜民，況是婦女。只為此婦能振綱常，乃拜綱常，非拜人也。」即刻獎賞鄰翁鄰嫗以及收殮節婦的女人。又將豬羊花供交與保正，以為埋葬之用。土工槓夫，仍向衙門領錢。豈知至誠所感，不惟土工槓夫情願白效勞，本街士民又各出錢鈔，他日自將節婦葬訖。

程公出了巷口，吩咐管街保正：「向後改此巷為天香巷。」到了文廟，合學生員接上明倫堂來。學師率領合學為禮。獻茶已畢，程公道：「弟承乏貴縣，未及三月，即有韓氏這宗大賢孝。雖是婦女，卻滿身都是綱常。巷口異香撲鼻，從所未經。

此固中州正氣所鍾，弟實叨光多多。今日一祭雖足以為名教之倡，若不得朝廷一番旌揚，猶尚不足慰貞魂於地下。弟意欲眾年兄約同合縣紳士遞呈縣署，弟便於加結上申，轉達天聽，求皇上一個褒典。二位先生及眾年兄以為何如？」各生員俱打躬道：「老父台為倫常起見，門生們情願襄此義舉。出學之後，即為約會投票呈。」程公不勝欣喜，作別回署而去。即日便各約所知，因惠

養民是個附生頭兒，所以次日都到碧草軒來。恰好遇著這滑氏正在院裡砧石上大放悲聲。鄧祥來說書房有幾位客候著說話，把惠養民急得一佛出世。向鄧祥道：

「你且去，我即速就到。」鄧祥回復眾賓。惠養民向滑氏道：「你快休哭，我的朋友們都在軒上等我說話，相隔不遠，萬一聽的，我就成不的一個人了。」滑氏那裡肯聽，仍然仰天合地哭道：「你原承許過我要分，你若是早分了，我怎肯把銀子給那殺人賊呀。」鄧祥又到門口道：「程爺們說事情甚急，請師爺作速去哩。」惠養民無計可生，遂道：「你就說，我往鄉裡去了。」鄧祥道：「程爺們知道師爺在家裡，怎的又說往鄉裡去了。」滑氏哭聲愈大，惠養民扯住道：「你今日可殺了我了！」滑氏道：「你殺了我，你還不償命哩！」鄧祥尚未轉身，只聽得牆兒外說說笑笑，有幾個人走的腳步聲兒響。彷彿是程嵩淑聲音道：「填他個附生頭兒名子，怕他有什麼說。」出的衝衝而去。

惠養民原不知尋他何事，卻自覺這些朋友已覷破自己底裡，又不敢問來的那幾位是誰，自此以後便得了羞病，神志癡呆，不敢見人。雖請董橘泉、姚杏庵輩用些茯神、遠志、菖蒲、棗仁藥味，也不見好處。

且說惠觀民見兄弟病了，大加著急，每日必到城中探望。

滑氏還天天吵嚷要分。惠養民順手牽羊，也不能再為扎掙，就病中糊糊塗塗也說個分字，話卻不甚分明。惠觀民怕滑氏吵鬧，添了胞弟病勢，十分沒有法了，應道：「第二的，你只管養你的病。只要你的病好了，就分了也罷。」回到路上，卻淚如泉湧不止。

這是惠養民終日口談理學，公然冒了聖人之稱，只因娶了這個再醮老婆，暗中調唆，明處吵嚷，一旦得了羞病，弄得身敗名裂，人倫上撤了座位。

此時正當三月盡間，譚家欲再延師長，現有惠養民未去，況且滑氏又不肯回鄉。直到五月端陽，要完束金節儀，算了糧飯油鹽錢，譚家送了角黍，滑氏又看了冰梅，方辭別王氏而去。

自惠養民病後，譚紹聞自己一個人，在碧草軒上獨寫獨誦。

忽一日，只見一個人猛的進了軒中，走到紹聞座前，作了一揖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救我！救我！」譚紹聞慌道：『「起來咱商量，須是揀我能的。」』那人道：「不難。」此人是誰？待再一回敘明。

有詩贊韓節婦之賢：

嫠婦堪嗟作未亡，市棺此日出內藏。

到今縷述真情事，猶覺筆端別樣香。

又詠韓、滑相連云：

貞媛悍婦本薰蕕，何故聯編未即休？

說與深閨啼共笑，人間一部女春秋。